

本报记者 张文 编译

来自非洲的包裹

1976年9月,一个装着锃亮的蓝色热水瓶的包裹,寄到了位于比利时北部城市安特卫普的热带医学研究所。

那天在实验室工作的皮奥,是一位27岁的年轻科学家,他的研究方向是临床微生物学。

在热水瓶里,少许快要融化的冰块中放着装有血液的小瓶子,还有一张字条。

这个热水瓶是一位身在

扎伊尔(现称刚果民主共和国)的比利时医生寄来的,他在留言中说,这些血液样本来自一位比利时修女,她患上了一种他无法诊断的奇怪疾病。

“当我们打开热水瓶的时候,其中一个小瓶子已经破裂,血液和冰水混在一起。”皮奥说。

他和他的同事当时都没有意识到这有多危险。因为和血液一起流到冰水中的,还有一种致命又未知的病毒。

发现“大虫子”病毒

当研究人员在显微镜下

观察这些血液样本时,他们发现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东西。

“我们看到了一种成结构的‘大虫子’,从病毒的标准讲它十分庞大,”皮奥说。“这是种不常见的病毒形态,只有一种病毒和它长得像,那就是马尔堡病毒。”

马尔堡病毒是第一种被发现的线状病毒,最先有记载的暴发是在1967年的德国马尔堡,该病毒也因此而得名。感染者会出现发热、出血等症状,通常病发后一周死亡。病发死亡率为25%至100%。

彼得·皮奥:

发现埃博拉病毒的
医学“侦探”

1976年被发现的埃博拉病毒,近日又在西非的几内亚、利比里亚、塞拉利昂三国肆虐起来。疫情已造成600余人死亡,严重程度创下新纪录。

作为当年找到了这种致命病毒的生物学家之一,彼得·皮奥对控制这次疫情给出的建议和当年并无二致。回忆起发现埃博拉病毒的经历,皮奥感叹:这真像个侦探故事。



彼得·皮奥



在实验室的彼得·皮奥(右)

若真是马尔堡病毒,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。但是在咨询了世界各地的学者后,皮奥确认他在显微镜里看到的并不是马尔堡病毒,而是一种从未被发现的病毒。

“这很难描述,但我当时的主要感受是一种真实的、巨大的兴奋。”皮奥说,“我觉得自己非常荣幸,亲历了一个重大发现的历史时刻。”

他跳过了警戒线

有消息传回安特卫普,那名在扎伊尔的比利时修女没能活命。在这个国家遥远的北部地区,还有人也感染了这种病毒,他们的症状包括发烧、腹泻、呕吐后出血,最终身亡。

两个星期以后,皮奥这个之前从未去过非洲的年轻人,和研究团队一起登上了飞往扎伊尔的航班。

飞机在奔巴——一个位于刚果河最北部的河港降落。告别时,飞行员喊着“Adieu”。皮奥说,“在法语中,人们说Au Revoir的意思是再见一面。但是当他们说Adieu时,意思是再也不会见。”

站在柏油路上看着飞机离开,在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面对一种未知的致命病毒,皮奥说:“我一点儿也不害怕。发现病毒的兴奋劲儿和阻止传染病扩散是我全部的动力。”

皮奥等一行人的终点,是离奔巴约120公里外的扬布库。当他们到达时,见到的第一拨人是一群修女和一位教士。他们已经撤退到一个招待所,建立起防疫封锁线——一道篱笆。

绳索上挂着一幅标语,上面用当地语言写着:“请止步,

跨过这儿可能有生命危险。”

“因为传染病,他们已经失去了4位同事。”皮奥说,“他们边祈祷,边等待死亡。”

皮奥跳过警戒线,说医学团队将帮助他们阻止传染病。

“当你27岁了,你就完全有了自信。”他说。

疫情逐渐得到控制

这种病毒是如何进行人际传播的,通过空气,食物,直接接触还是昆虫?“我们不得不开始问问题,这真像个侦探故事。”皮奥说。

医学团队发现,更多的女性——尤其是18到30岁正处于孕期的女性被感染,她们中的许多人在医院做过产检。

做产检的孕妇都接受过常规注射。但是每天早上,医院只有5个注射器可以发放。针头会被重复利用,而病毒也会在病人之间传播。

“通过大量谈话、研究数据、逻辑推理,我们开始弄明白了。”皮奥说。

医学团队还发现,人们在参加葬礼后也会被感染。当某人死于埃博拉病毒时,遗体携带大量病毒——任何直接接触危险性都极大。

关闭医院、设立隔离区、传播医学信息,疫情逐渐得到控制——但已经有近300人去世。

被病毒改变人生

3个月里,皮奥和他的同事已经在扬布库研究了很多关于这种病毒的信息。但是它依然没有名字。

“我们不想以扬布库的名字来命名。这太污名化了。没人想和病毒关联。”皮奥说。

这个团队决定用一条河的名字命名。他们有一张非常详尽的扎伊尔地图,能看到最近的河流是埃博拉河。于是,在好几个月前被装进热水瓶送到安特卫普的病毒,正式被命名为埃博拉病毒。

38年过去了。现在,世界又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埃博拉病毒疫情。目前为止,在西非的几内亚、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3国,已有超过600人死亡。

由于缺乏疫苗和医疗设施,阻止这场疫情扩散的建议,和1976年的那一场没有什么差别。“肥皂,手套,隔离患者,不要重复使用针头——理论上阻止埃博拉病毒是非常容易的。”皮奥说。

然而在实践中,和埃博拉病毒作斗争变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。患者和他们的家属可能会被其他人指指点点——这让他们很不情愿寻求帮助。在当地的信仰中,有人认为传染病是由巫术引起的。还有一些人敌视健康工作者。

“这是场关于贫穷的疫情,关于健康系统失灵的疫情,关于不信任的疫情。”皮奥说。因此,信息、沟通和当地领袖参与对医疗介入非常重要。

埃博拉病毒改变了皮奥的人生——病毒发现之后,他转而研究非洲的艾滋病传播问题,并成为了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组织的首任执行干事。

“我做成了那些我以为只在小说里才会发生的事。它给了我人生的使命,也就是致力于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健康事业。”皮奥说。

“这不仅是一种新病毒的发现,对我来说,也是自我发现。”

早当家的穷孩子

佐科威1961年出生于印尼梭罗市一个贫穷的木匠家庭,身为家中长子,他还有三个妹妹。佐科威自小便承担起了养家重担。小学起,他就在外打零工;12岁时就去父亲的家具店帮忙了。幼时贫困动荡的生活让佐科威早早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,也就为他日后成为一个贴近平民“接地气”的政治家打下了基础。

大学毕业之后,佐科威干过家具出口生意,组织过家具工业协会,在游历欧洲大开眼界后,他决定从政。2005年,佐科威代表斗争民主党赢得梭罗市市长之位,2010年又以90%的得票率得以连任。2012年,名声大噪的佐科威当选雅加达省省长,在任期间大走最炫“亲民风”使他广受印尼穷人和少数群体的拥戴,最终一举赢得2014年总统选举。

爱“微服私访”的省长

7年市长任期内,梭罗市在佐科威的领导下发生了翻天覆

地的变化:他妥善安置了贫民窟内的穷苦人,让他们住上了有洗手间的楼房;他将小商小贩集中到一起,组建起大型市场,解决了人行道拥堵问题;他下令沿梭罗市主干道修建了一条长7公里宽3米的人行街道,改善了市容市貌,使梭罗成为爪哇岛旅游文化及会展城市。

在雅加达省,佐科威同样颇有建树:他开启了公共交通基础设施项目,以解决首都交通拥堵难题;他在省内推广包括普及免费医疗政策在内的一系列扶贫政策;他经常微服私访,深入到贫民窟去倾听民众的呼声;他常对官员进行“突击”检查,以看他们是否在其位谋其职。

佐科威在梭罗和雅加达的不凡政绩为他赢得了广泛的民意支持,也为他赢得总统大选奠定了基础。

当然,佐科威的接地气可不仅仅在于“微服私访”。53岁的佐科威虽然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,他还是经常腾出宝贵的时间,和他亲爱的重金属摇滚来一次亲密接触。有人还曾在重金属摇滚音乐会上看见他跟着节奏疯狂地摆头。

佐科威当选新总统

印尼刮起
最炫“亲民风”

□本报特约编译 王青

1961年的时候,佐科威这个穷苦木匠家的大儿子,还只能和父母挤在爪哇岛河边贫民窟的一个小竹屋里;而到了2014年,他已然登上全国性的政治舞台,成为印尼新一届总统。



佐科威还是个重金属摇滚乐爱好者。

革印度尼西亚的经济。

受华人拥戴的政客

草根出身的佐科威向来与各族群相处融洽,他还因支持多元族群并存而受到印尼华人的普遍拥戴。相较而言,许多华人选民认为普拉博沃应对1998年的排华事件负责,因而从总统竞选开始至今一直对他抱不支持态度。佐科威获胜可以算是许多华人喜闻乐见的结果。

相较于佐科威在地方政府的一系列新政,给印尼政坛带来了一阵清新的微风;他瘦长的身躯,谦逊的姿态,和风细雨的说话方式,更使得印尼民众对这位“草根”总统候选人颇感亲近。

此外,佐科威清正廉洁的形象,在贪腐之风盛行一时的印尼,无异于一泓清泉。举例来说,他曾下令禁止自己的亲属参与到市政项目投标中来;在担任市长期间,他每月不领取薪水,只是签收并把钱交给市长秘书,用于及时救助灾民或苦难贫民;他也曾郑重承诺,在组织新一届内阁的时候,必将任人唯贤,着重考察官员的德行、能力,以及为民众服务的意愿,遏制住官员的贪污腐败和结党营私之风。

佐科威还很受外国投资者的青睐,他们认为,这位谦逊的草根总统应该会很好相处,也应会大刀阔斧地采取措施,来改

革印度尼西亚的经济。正如雅加达的一位政治分析师保罗·罗兰所说,这位53岁的政坛新面孔“是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后苏哈托时代的人物,其他所有人包括普拉博沃在内,都只是旧时代的余晖。而如今印度尼西亚需要的,正是像他这种出身寒微却积极有为的新一代政治家。”